

害生故忠以安君者欲君臣皆安義以利
物者欲物我無利此古之道也

需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
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
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
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
斯實之所係失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
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
宜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政和自內言之去名無憂自外言之有名
尊榮雖然聖人任其自爾何容心焉去功
與名還與眾人非所以斯無憂也苟有其
實人與之名不受非所以圖尊榮也兩無
所係此之謂順性命之道也

范曰名不可比周爭也不可夸誕有也不
可勢重脅也故古人謂是為公器而不可
多取彼烈士之殉名廉士之重名奸人之
盜名又烏知至人以為己桎梏而有所
謂無為名尸者哉是篇始有為名之說必
終以此所以遺其言之累耳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八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九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說符張曰夫事故無方倚伏相推言
曰此篇去末明本約形辨神立事以
顯真因名以求實然後知徇情之失
道從欲以喪真故知道者不失其自
時任能者不必違害。政和善言天
者必有驗於人天瑞自然之驗況符
言人事以合之此書名篇始於之義
相因倚伏之相辨言而驗之豈苟然
哉契手自然之符而已孔子曰子欲
無言則無言者聖人之本心卒不得
已而有言者期於明道故也後天下
之人皆逆乎道尚何事於有言哉故
老子之書終於信言不美所以德叙
其作經之意列子之書終於說符所
以自法其
著者之迹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
後則可言持身矣

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

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願若影則知之列子願
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
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
持後而處先

物莫能與爭故常處先此語似壺子答而
不條顯列子一得持後之義因而自釋之

壺子即以為解故不復答列子也

盧曰夫影由形立曲直在於形生形由神存真偽在於神用若見影而形辨知形而神彰不責影以正身不執身以明道觀其末而知其本因其著而識其微然後能常處先矣

政和道以柔弱謙下為表故隨感而應未嘗先人也如彼桔槔俯仰隨人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則後其身而身先有在於此故曰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

范曰影之為物大與日吾也也陰與夜吾代也疑若有待矣而實無所待彼往則我與之往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或枉或直隨形而已故列子觀之而得持後之說也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日受天下之垢是之謂持後則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故常處先老子曰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又曰欲先人以其身後之義與此協

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

夫美惡報應響之影響理無差焉

故曰慎爾言將有知之慎爾行將有隨之

所謂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行乎邇見乎遠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

見言出則響入形往則影來明報應之理不異於此也而物所未悟故曰先知之耳

盧曰響之因聲聲善則響美名之因實實善則名真故名者聲之響身者神之影也聲出而響和行習而神隨故聖人聞響以知聲見行而知道也

政和言發而響應形動而影從美惡長短在此而不在彼故君子將有言也將有行也必慎其獨易曰先知其幾於神乎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為之於未有非幾於神者與

范曰言行之接物若聲之於響形之於影

聲有美惡響則應之形有長短影則從之故言出手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

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惟研幾之聖人朝徹於見獨之先作炳於眇絲之上見出知入觀往知來言行之大始於擬議而終有成變化故言無瑕謫之可累行無轍迹之可尋

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

禮度在身考驗由人愛惡從之物不負已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則此成驗此

盧曰禮度在於身稽考在於人若影之應乎形響之應乎聲湯武桀紂其迹可稽也其度可明也愛惡之心不可不慎也

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

稽度之理既明而復道不行者則出可不由戶行不從徑也

以是求利不亦難乎

遠理而得利未之有

盧曰稽度之事可明而不為道者譬行不由門戶與街衢耳欲以求利身於天下者不亦難乎

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

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

自古迄今無不符驗

○ 盧曰考其行稽其迹自古帝王賢聖之言猶人存亡廢興繁然可明若不由此道而為理者未之有也

政和度言其可度稽言其所考欲知己之可度當念彼之所稽斯得矣是故人之愛惡於我自我之愛惡爾帝之所興王之所起歸紳先生多能明之驗其廢興之道未

有不由此者

范曰以身為度者其本在此以稽為決者其效在彼有以愛人人斯愛我矣有以惡人人斯惡我矣愛惡之情未嘗不本諸已涉武積德有海內愛之可知故其興也勃

然桀紂不仁失天下惡之可知故其亡也忽焉豈非稽在人之驗與是道也自古及今未有不由此者

嚴恢曰所為問道者為富學也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

道富之本也珠富之末也有本故未存存末則失本也

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

非不富失本則亡身

○ 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

義者宜也得理之宜者物不能奪也

是雞狗也彘食靡角勝者為制是禽獸也

以力求勝非人道也

為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也

豈欲人之尊已道在則自尊耳

人不尊已則危辱及之矣

樂推而不厭尊已之謂苟違斯義亡將至

盧曰無乏少者謂之富非謂求利之富也

若重利輕道桀紂所以亡也雞犬禽獸不知仁義爭食恃力不知其他行此則危辱

及身欲人之尊已豈可得矣此謂因名求實

政和經曰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苟輕道而徇物則人不尊已而危辱及之

范曰平為福有餘為禍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又鳥知體道之人

有所謂知足者哉遊泰之內行乎無名有萬不同隨取皆備又國財在所并焉故莫

之爵而常自然天下樂推而不厭固未嘗

重利輕道而以富為是也

列子學射中矣

率爾自中非能期中者也

請於闕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

對曰弗知也闕尹子曰未可

雖中而未知所以中故曰未可也

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闕尹子尹子曰子知

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闕尹子曰可

矣守而勿失也

心平體正內求諸已得所以中之道則前期命矣於無遺矣

非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知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

射雖中而不知所以中則非中之道身雖存不知所以存則非存之理故夫射者能拙俱中而知所以中者異賢愚俱存而知所以存者殊也

○ 盧曰不知所以中者非善之善者也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命中而中者斯得矣得而守之是謂之道也能知其道非獨射為為國為身亦皆如是也善知射者不貴其中貴其所以必中也善知理國理身者亦不貴其存貴其所以必存故賢愚理亂可知者有道也

政和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可乎蓋前期而中則所制在此使無二適唯我所為推此以修身推此以治國是或一道也聖人不察其存而察其所以存不察其亡而察其所以亡存亡末也所以存亡者其

本也察其所以存則知免於亡察其所以亡則知保其存

○ 范曰古之射者內志正外體直真而後發不失正鵠蓋有所謂前期而中者苟及求諸已而不知所以中之之道詎能失矢相屬而發發相及哉雖然非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知之惟聖人深達神機明乎無昧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者故養生則裕於屈伸處已則適乎消長蒞事則知成敗之策御敵則達擒縱之權酬酢萬變無往

○ 不暇與所謂前期而中者何異矣列子曰色威者驕力威者奮未可以語道也色力是常人所務也故不斑白語道失而況行之乎色力既衰方欲言道德之已晚言之猶未能得而況行之乎

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

○ 驕奮者雖告而不受則有忌物之心耳目自塞誰其相之

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不專已智則物願為己用矣

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自賢者即上所謂孤而無輔知賢則智者為之謀能者為之使物無棄才則國易治也

○ 盧曰俗之所恃者色與力也恃色則輪忘之心厚恃力則奮擊之志多不可以語其道也色力衰者為斑白白首聞道猶不能行況能行之乎故守卑弱者道必親之自強奮者人不肯告人不肯告寧有輔佐者乎賢者任於人故窮年而神不衰盡智而心不亂以此理國者知賢而任之則賢才為之用自賢而無輔則失人矣政和道以素朴為質以懦弱謙下為表故以色驕人而不鋤其色以力尚人而不能不負其力皆未足以語大道之方也傳曰行賢而去自賢之行為往而不愛哉故不自奮則人樂告以善道矣於是聞道則有年雖長而色若孺子者此之謂年老而不

疾於是知道則有連理而不以物害己者此之謂智盡而不亂此治國之道所以在於其身下人而惟驕矜之是去

范曰汝惟不伐乃能無以色驕人汝惟不矜乃能無以力勝人以體道者不能違此

又況天下之理自用則小好問則格善為國者以賢下人未嘗以賢臨人故聰明者竭其視聽智力者盡其謀能行賢而去自賢之行豈容有不治者哉

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此明用功能不足以賂物因道而化則無不周

盧曰夫斲雕為朴還淳之道也故曰善約者不用膠漆善閉者不用關鑰是以大辯若訥大巧若拙耳若三年成一葉與真葉不殊豈理國全道之巧乎是以聖人恃其

道化如和氣布而萬物生不恃智巧也若連天理而偽巧出此之為未明本末也

政和道離刻衆形而不為巧竊竊然恃智力而為之安得物物而給諸故匪離匪球運量萬物而不匿此聖人所以任道化而不任智巧

范曰大制不制刻雕衆形彼盈於天地之間者餘而實餘而寡匪規匪矩而有形者刺裁自我匪丹匪青而有色者漆飾自我

有萬不同一無不備豈固以人助天而有刻楮之勞哉聖人者天地而已矣故以道為化無為而天下助孰弊弊然以智巧為事乎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者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今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拜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

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盧曰夫食人之祿憂人之事君不知我因人之言而賜之若罪我也亦因人之言而責我也吾所貴夫知我者真悟道之士也及子陽難作而不見害此真所謂不為外物之所傷累者也

政和專生者不以養傷身列子於是蓋有先知之理焉

范曰古之善為士者三旌之位不足易其介萬鐘之祿不足遷其守苟可以無與而與焉固未嘗受而喜之也其曰民果作難而殺子陽又以明聖人之知幾如此

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于齊侯齊侯納之以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于楚王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齊崇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孟氏之有請也因而從謂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

從謂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

從謂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

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官而放之其一子之術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擯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用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曾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

○應機則是失會則非

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

雖有仁義禮法之術而智不適時則動而

失會者矣

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

二子之所以窮不以其博與術以其不得隨時之宜

孟氏父子舍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

盧曰學仁義之道善韜略之能文武雖殊同歸於才行之用必因智之適時智者道之用任智則非道矣夫投必中隙抵必適時應變無方皆為智也故適時者無若才明道者無之智智若不足也雖文若孔丘武若呂尚不免乎窮困也孟氏既悟故曰勿重言耳

政和理無常是當時者為是事無常非不適時者為非當時命而大通乎天下則所棄者或用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所用者或棄君子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則安時順命而已豈以其遇不遇而恃區區之智以投隙抵事為哉

范曰物無常宜宜在隨時一是一非特未定也孟氏之二子其道與施氏同而功與施氏異豈行之謬哉此所謂非遭時也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

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此鄙者矣

夫我之所行人亦行之而欲騁己之志謂物不生心惑於彼此之情也

盧曰夫貪於得而不知得有所守者俗人之常情也故嗜慾無窮而真道日喪矣所以貴夫知道者內守其道而不失外用於物而不遺世人則不然矣外貪慾色他婦是悅也內失於道者而已妻見招矣

政和察乎盈虛知分之無常則於去就安能獨以其身尚人哉此聖人所以觀蟬鶻之相累而不以物害己

范曰伴物者物亦伴之害人者人亦復之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此果林虞人以吾為戮古之真人所以三月不庭與傳稱吳王欲伐荆孺子諫之義與此協

晉國苦盜有邾雍者能視盜之眼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

為盡矣矣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邾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邾雍也遂共盜而殘之

殘賊殺之

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

言邾雍死矣然取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

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

此答所以致死

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

此答所以止盜之方

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

用聰明以察是非者羣詐之所逃用先識

以擿奸伏者衆惡之所疾智之為甚豈虛

言哉

盧曰秋者跡也衆人所以履而行焉化者

道也衆人所以日用而心伏心伏則有恥

跡明則秋成舉賢任才盜斯奔矣或問曰

莊子云聖人生而大盜起此云舉賢任才

而羣盜去何謂耶答曰求虛名而喪其實

者大盜斯起矣得其實而去為名者羣盜斯去矣故舉賢而任才者求名也用隨會者得實也理不相違何疑之有耶

政和道之以德有和且捨聖人所以教民

而化之以道雖賞之不竊也以苛為明抑

末矣剋核太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邾雍

視盜所以見殺舉賢而不仁者遠矣隨會

知政所以羣盜去而他適

范曰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善為國者藏其利器

不以示人無為而民自化無欲而民自樸

又曷嘗務機巧滋法令飾智驚愚恃明察

物而期以得盜為哉若邾雍者不足以知

此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

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龜鼉弗能

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

曰此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

龜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

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

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

黃帝篇中已有此章而小不同所明亦無

以異故不復釋其義也

盧曰夫忠者同於物信者無所疑同而不

疑不私其己故能入而復出也然則同而不疑不私其己知道矣夫黃帝篇中已有

此章

政和至誠之道無所不通忠而不欺信而

不疑誠心行之可以感物則動天地感鬼神

神橫六合而無逆者故游金石蹈水火皆

可也

范曰游於呂梁者必順性命之理濟於河

梁者必體忠信之道其旨一也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

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其父建

因費無極所譖出奔鄭鄭人殺之勝欲令

尹子西司馬子期伐鄭許而未行晉伐鄭
子西子期將救鄭勝怒曰鄭人在此雖不
遠矣欲殺子西子期故問孔子孔子知之
故不應微言猶密謀也

○ 盧曰微言者密言也令人不能知也白公

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建出奔鄭白公

欲亂故孔子不應耳

○ 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

沒者能取之

○ 石之投水則沒喻其微言人不能覺故孔

子答以善沒者能得之明物不可隱者也

○ 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

嘗而知之

○ 復為善味者所別也

○ 盧曰以石投水喻跡不可見以水投水喻

合不可隱也味者分淄澠不可合也唯神

契理會然後得也

○ 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

可唯知言之謂者乎

○ 謂者所以發言之旨趣發言之旨趣別是

○ 言之微者形之於事則無所隱

○ 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

○ 言言則無微隱

○ 盧曰夫情生而事彰味殊而可嘗唯神之

無方知言之謂者神會也

○ 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

○ 自然之勢自應濡走

○ 故至言去言

○ 理自明化自行

○ 至為無為

○ 理自成物自從

○ 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

○ 失本存末事著而後爭解鮮不及也

○ 盧曰魚在於水爭之者濡獸走於野逐之

者趨非樂之也其勢使然也故至言者不

在言至為者無所為也淺智逐末常失其

○ 理道之所行物無不當者矣

○ 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 不知言之所謂遂便作亂故及於難

○ 盧曰忿而非理死以快意下愚之所以亂

○ 常也

○ 政和以石投水既有形矣若形形者未嘗

形則非善沒者所能取也淄澠之合既有

味矣若味味者未嘗呈則非易牙所能嘗

而知之也微言固隱而未彰然言亦既有

唯目擊道存殆弗容聲則知言之謂而不

以言言者也爭魚逐獸所爭末矣故至言

必去言然後為言之至至為必去為然後

為為之至白公何足以與此

○ 范曰以石投水而善沒者能取之以水投

水而善喊者能嘗之一涉於物固有不得

而逃者矣然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

之人默焉而意已傳將欲微言非知言之

謂者不可也又况天下之理事爭魚者濡逐

獸者趨豈固樂之哉意之所至有不知所

以然而然者何則物有感觸皆從意生意

所偏係隨念而易發於言者一或不慎則

幾事不容而至於害成者有矣故至言去

言則雖言而未嘗言至為去為則無為而

無不為夫淺智之所爭者末矣白公爭而

滅殆謂是與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

穆子襄子家臣新穉狗也翟解虞也

勝之取左人中人

左人中人解虞二邑名

使遠人來謁之

遠傳也謁告也

盧曰急來告捷也

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

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

謂潮水有大小

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

勢盛者必退也

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

無積德而有重功不可不戒懼也

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

不忘亡則不亡之也

盧曰不能積德累行而以強力下二城夫物盛必衰不亡何待耶故貪不以忻賢者

所以懼知苟得之所以懼也然後能積其德矣

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誠以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

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

勝敵者皆比國而有以不能持勝故危亡及之

盧曰矜功伐能所以亡也憂得誠強所以昌也賢者以此禍及後代道者以此澤被

合生此之謂持勝持勝者持此誠慎勝彼強梁唯有道者所能行也

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勁者力也拓者舉也孔子力能舉門關而力

名不聞者不用其力也

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

公輸般善為攻器墨子設守能却之為般所服而不稱知兵者不有其能也故善持勝者以彊為弱

得為攻之母也

盧曰夫子之力能舉關墨子之善能制敵不以力謀顯而以道德聞者善此持勝以彊為弱也夫藝成者必為人所役好勝者必過於彊敵唯道德仁義者可以役物而與化者也

政和盈而處之以冲成而處之以缺持勝

之道也剛而守之以柔彊而守之以弱常勝之道也江河之大也有損焉風雨之聚

也有息焉日之中也有昃焉觀諸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惟始於憂動者終於

逸樂此憂者所以為昌般樂怠教者是自求禍此喜者所以為亡知此則福及後世

此之謂持勝之道力足以制眾而無勇功兵足以勝敵而無威名柔弱處下而攻堅

強者莫之能先此之謂常勝之道然常勝

之道是乃所以持勝也

范曰戰勝易守勝難故非有道之主不能持勝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九